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八十三目錄

元結　四

元結 四

水樂說

元子於山中尤所耽愛者有水樂水樂是南磳之懸水淙淙然間之多久於耳尤便不至南磳即懸庭前之水取欹曲竇缺之石高下承之水聲少似聽之亦便銘曰

烟纔通寒淙淙隔山風老鼓鐘

辯惑二篇 有序

議者多惑朱公叔第五興先所為故引之作辯惑二篇以

喻惑者其意亦欲將辯惑與時人爲勸懼之方

上篇

昔南陽朱公叔爲冀州刺史百城長吏多懼罪自去公叔不舉法彈理之聽其去官而已惑者曰公叔才達者也苟能威畏苟能逃罪當下自新之令不問前時之過公叔之爲也是哉辯者曰嗚呼先王作法令蓋欲禁貪邪絶凶暴使人不得苟免是以惡蒙異世之誅善及子孫之賞若法令不行則無以沮勸苟失沮勸則賞罰何爲嗚呼先王懼人民自相侵害故官人以理之加其爵祿使其富貴蓋爲

其能理養人民者也彼乃絕理養之心以殺奪爲務去而不理而曰是乎豈有冠冕軒車佩符持節取先王典禮以爲盜且將天下法令而爲盜資乎致使金寶千囊財貨百車令彼盜類各爲富家公叔不理奈何咨嗟

下篇

昔第五興先爲詔使舉奏刺史二千石當削免者甚衆興先以奉使稱職獲遷官焉惑者曰興先能糾劾過惡直哉使臣遷秩次也宜乎辯者曰夫理人貴久其法明其禁使人知常且長也漢家法不常耶禁不長耶何得與先暴將

感令急操刑獄使蒙戮辱者如斯多乎若漢家天下法禁皆如冀州四方詔使皆如輿先則亂生於令出禍作於遣使誰爲惑者聽我商之嗚呼畏陷人於法故先於禁制有抵犯者理而刑之示其必常也人始知懼先王欲人自新故爲善者賞之俾人勸而無懼然後乃理所以施賞罰於人民令似衣冠不可脫去如此慇懃乃能措刑殺致太平耳故曰賞善而不罰惡則亂罰惡而不賞善亦亂賞罰不行與過差必止若如此漢家之法在乎輿先之爲是也乎衆人之惑瘉乎

喻友

天寶丁亥中詔徵天下士人有一藝者皆得詣京師就選相國晉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洩漏當時之機議於朝廷曰舉人多卑賤愚瞶不識禮度恐有俚言汙濁聖聽於是奏待制者悉令尚書長官考試御史中丞監之試如常吏（如吏部試詩賦論策）已而布衣之士無有第者遂表賀人主以爲野無遺賢元子時在舉中將東歸鄉人有苦貧賤者欲留長安依託時權徘徊相謀因諭之曰昔世已來共尚丘園潔白之士蓋爲其能外獨自全不和不就饑寒切之不

為勞苦自守窮賤甘心不辭忽天子有命聘之元纁束帛以先意薦論擁篲以導道欲有所問如咨師傅聽其言則可為規戒考其行則可為師範用其材則可為經濟與之權位乃社稷之臣君能忘此而欲隨逐駑駘入棧櫪中食下廄蕡麩為人後騎負皁隸受鞭策耶人生不方正忠信以顯榮則介潔靜和以終老鄉人於是與元子偕歸於戲貴不專權罔惑上下賤能守分不苟求取始為君子因喻鄉人得及林甫言意可存編為喻友

出規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及長安見權貴之盛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饑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自王公大人卿相近臣之門無不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賀拜候已聞就誅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其客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玉者皆孥參遊讌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犬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歎曰叔將汝何思而爲乎汝若思爲社稷之臣則非正直

不進非忠讜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偕絕汝若思為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晦顯顯之機如下廄粟馬芻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往自致身於刑禍之方得筋骨戴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為戒乎

處規

州舒吾問元子曰吾聞子多矣意將何為對曰雲山幸不求吾愚林泉又不責吾非熙然能自全順時而老可矣復安為哉舒吾曰元子其過誤乎其太矯也吾厭世人飾言

以由道藏智以全璞退身以顯行設機以樹名吾子由之使我何信元子俛而謝之滕許大夫友元子聞不應舒吾之説乃曰嗟嗟元子少辭者邪何不曰使吾得所處但如山林不見吾是非吾將娭而往也以子爲飾言藏智退身設機何不曰如此豈不多於盜權竊位蒙汙萬物富貴始及而刑禍促之者乎元子謝不及季川問曰咒終不復二論咒有意乎於戲季川吾有言則自是言違則人非吾安能使吾身之有是而令他人之有非至於聞聞也哉

戲規

元子友倚於雲邱之巔戲牧兒曰爾爲牧歌當不責爾暴牧兒歌去乃暴他田田主鞭之啼而冤元子啼不止召其父而止之元子友眞卿聞之書過於元子曰嗟嗟次山苟戲小兒俾陷鞭焉而蒙冤之彼牧兒望次山猶僕隸不敢干其主及苟戲乃或與次山猶仇讐斯豈愼德也歟吾聞君子不苟戲無似非如何戲一兒使不知所以蒙過此非苟戲似非之非者邪惡不必易此元子報眞卿曰於戲吾獨立於空山之上戲歌牧兒得過幾不可免彼行於世上有愛憎相忌是非相反名利相奪禍福相從至於有蒙戮

辱者焉得不因若戲似非世兒戲之以及者乎眞卿吾當以戲爲規

心規

元子病遊世歸於商餘之中以酒自肆有醉歌里夫公閒之酘元子之酒請歌之歌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亦然何樂亦然我曰我雲我山我林我泉又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然爾何樂然爾我曰我鼻我目我口我耳歌已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耳目何哉人誰無此元子引酒當夫公曰勸君此杯酒緩飲之聽我說子行於世

聞目不隨人視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不隨人氣其甚也則須封蔽褁塞不爾有滅身亡家之禍傷汙毀辱之患生焉雖王公大人亦不能自主口鼻耳目夫公何思之不熟耶

時規

乾元己亥漫叟待詔在長安時中行公掌制在中書中書有醇酒時得一醉醉中叟誕曰願窮天下鳥獸蟲魚以充殺者之心願窮天下醇酎美色以充欲者之心中行公聞之歎曰子何思不盡耶何不曰願得如九州之地者億萬

分封君臣父子兄弟之爭國者使人民免賊虐殘酷者乎何不日願得布帛錢貨珍寶之物溢於王者府藏滿將相權勢之家使人民免饑寒勞苦者乎叟聞公言退而書之授於學者用爲時規

惡圓

元子家有乳母爲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爲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爲阜不圓爲卿寧方爲汙辱不圓爲顯榮其甚者則終

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之以天大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縱不圓爲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任造圓轉之器恣令悅媚嬰兒小喜之長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尚辱我言絕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圓不爲公植其操矛戟刑我乎

惡曲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歡以順長老之意歸泉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歡道然也苟爲爾乎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徇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歡於鄰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全直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人曰無惡我之小曲眞惛鄙惡辭也吾輩全直三十年未嘗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猶患於古人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於君曲於民

曲於鬼神者往刧而死之今元次山苟曲言貌強全一歡以爲不褻其直愚哉若能苟曲於鄰里強全一歡豈不能苟曲於鄉縣以全言行能苟曲於鄉縣豈不能苟曲於邦國以彰名譽能苟曲於邦國豈不能苟曲於天下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偕顯豈有鍾鼎不入門權位不在己乎嗚呼曲爲之小爲大之漸曲爲之也有何不可姦邪凶惡其圖乎元子聞之頌曰吾以顔貌曲全一歡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此由有過於此此者何以自免

訂司樂氏

或有將元子水樂說於司樂氏樂官聞之謂元子曰能和分五音韻諧水聲可傳之來請觀學元子辭之使門人以南磵及庭前懸水指之樂氏醜惡慢罵曰韻瀆多矣焉有聽而云樂乎此言聞元子元子謝曰次山病餘惛困自順於空山窮谷偶有懸水淙石泠然便耳醉甚或與酒徒戲言呼爲水樂不防君子過聞而來實汗辱君子之車僕樂官去季川問曰向先生謝樂官不亦過甚曰然吾爲汝訂之汝豈不知彼爲司樂之官老矣八音教其心五聲傳其耳不得異聞則以爲錯亂紛惑甚不可聽況懸水淙石宮

商不能合律呂不能主變之不可會之無由此全聲也司樂氏非全士安得不甚謝之嗟乎司樂氏欲以金石之順和絲竹之流妙宫商角羽豐然迭生以化全士之耳猶以懸水淙石激淺注深清瀛滄溶不變司樂氏之心嗚呼天下誰爲全士能愛夫全聲也

浪翁觀化并序

浪翁山野浪老也聞元子亦浪然在山谷病中能記水石草木蟲豸之化亦來説常所化凡四説

有無相化

浪翁曰陰陽之氣化爲四時四時之行化爲萬物萬物形全是無化有萬物形盡是有化無此有無相化之說

有化無

浪翁曰人或云我立於東西望萬里目極則無人我兩忘終世相無此有無有無相化之說

無化有

浪翁曰人或云我來於南北行萬里至無無不有人我兩求終世相有此無有無有相化之說

化相化

浪翁曰吾觀化於無也何無不有吾觀化於有也何有不無有無更化日以相化化言何極化言何窮

時化

元子聞浪翁說化化無窮極因論諭曰翁亦未知時之化也多於此乎曰時焉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戲時之化也道德爲嗜慾化爲險薄仁義爲貪暴化爲凶亂禮樂爲耽淫化爲侈靡政教爲煩急化爲苛酷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爲溺惑所化化爲犬豕父子爲惛慾所化化爲禽獸兄弟爲猜忌所化化爲讐敵宗戚爲財利所化化

為行路朋友為世利所化化為市兒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為威權所恣忠信化為奸謀庶官為禁忌所拘公正化為邪佞公族為猜忌所限賢哲化為庸愚人民為征賦所傷州里化為禍邸姦凶為恩幸所迫厮皁化為將相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為井陌或曰晝於草木原野化為狴犴或曰殫於鳥獸江湖化為鼎鑊或曰暴於魚鼈祠廟化為宮寢或曰數於祀禱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情性為風俗所化無不作狙狡詐誑之心聲呼為風俗所化無不作諂媚僻淫之辭顏容為風俗所化無不

作奸邪燮促之色翁能記於此乎

世化

浪翁聞元子說時化歎曰吾昔聞世化可說又異於此昔世之化也天地化爲斧鑕日月化爲豺虎山澤化爲州里草木化爲宗族風雨化爲郎舍雪霜化爲衣裘呻吟化爲常聲糞汚化爲粱肉一息化爲千歲烏犬化爲君子元子惑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化也四海之內巷戰門鬬斷骨腐肉萬里相藉天地非斧鑕也邪人民暗夜盜起求食晝游則死傷相及日月非豺虎也邪人民相與寄身命

於絕崖深谷之底始能聲呼動息山澤非州里也邪人民奔走非深林蓊叢不能藏蔽草木非宗族也邪人民去鄉國入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暫休風雨非邸舍也邪人民相持於死傷之中裸露而行霜雪非衣裘也邪人民勞苦相冤瘡痍相痛老弱孤獨相苦死亡不相救呻吟非常聲也邪人民多饑餓溝瀆痛傷道路糞污非粱肉也邪人民奔亡潛伏戈矛相拂前傷後死免而存者一息非千歲也邪僵主腐卿相枕路隅鳥獸讓其骨肉烏犬非君子也邪

元謨

古者純公以惛愚聞或曰公知聖人之道天子聞之咨而問焉公謝曰臣生自山野順時而老心如草木身若鳥獸主君所問臣安能知請說所聞惟主君聽之臣曾記有說風化頹弊或以之興或以之亡者不知何代君臣其臣曰上古之君用眞而恥聖故大道清粹滋於至德至德蘊淪而人自純其次用聖而恥明故秉道施教修教設化教化和順而人從信其次用明而恥殺故沿化興法因教置令法令簡要而人順教此頹弊以昌之道也迨乎衰世之君先嚴而後殺乃引法樹刑援令立罰刑罰積重其下畏恐

繼者先殺而後淫乃深刑長暴酷罰恣虐暴虐日肆其下須巽繼者先淫而後亂乃乘暴至亡因虐及滅亡滅兆鍾其下憤凶此頹弊以亡之道也其君歎曰嗚呼眞聖之風沒無象耶明順之道誰爲嗣耶嚴正之源開已竭耶殺淫之流日深大耶吾其須昌人之道爲戒心之寶

演謨

天子聞之惕然不娛冥然深思乃曰昌人之道豈無故歟公其演之其故何如公曰嗚呼頹弊以昌之道其由上古強毀純樸強生道德使興云云使亡惛惛始開禮樂始鼓

仁義乃有善惡乃生眞僞然後勤儉之風發而逾扇嚴急之教起而逾變須智謀以引喻須信讓以敦護是故必垂清淨必保公正所謂聖賢相逢瀛瀛溶溶不放不封乃見禁而無殺順而無訛猗悽優游尚致平和嗚呼頹弊以亡之故其由中古轉生澆眩轉起邪詐變其娭娭驅令嗤嗤則閭溺惑則見凶侈遂長淫靡然後忿爭之源流而日廣慘毒之根植而彌長用苛酷以威服用諂諛以順欲是故皆恣昏虐必生亂惡所謂庸愚相遭諠諠嚚嚚以悲以號乃見苦而彌怨逆而彌悖揮援拉挺轉扇不歇天子感之

欸然歎曰噫聖賢孤獨生不駢世蒼蒼四海生類誰濟公曰嗚呼不可遂已聖人須極道於常臣賢人須滋德於庸君使道德優優不豐不紛乃須殺而不淫罰而不重戒其虐惑制其昏縱

系謨

天子聞之惘然思而歎曰太皇之道於今已亡衰季之德吾不忍當將學殺而不淫罰而不重戒其虐惑制其昏縱行之之道惟公教之公曰於明主君斯道未易猗明主君斯道良難敢為主君商較其端夫王者其道德在清純元

粹惠和溶油不可恩會溢爌衰傷元休其風教在仁慈諭勸禮信道達不可沿以澆浮溺之淫末其衣服在禦於四時勿加敗弊不可積以綺繡奢侈過制其飲食在備於五味示無便耽不可煎熬珍怪尚蔵所甘其器用在絕於文彩敦尚素朴不可斲鈿珠貝肆極侈削其宮室在省費財力以免隘陋不可殫窮土木叢羅聯構其苑囿在合當制度使人無厭不可牆塹肥饒極地封占其賦役在簡薄均當使各勝供不可横酷繁聚損人傷農其刑法在大小必當理察平審不可煩苛暴急殺戮過甚其兵甲在防制戎

夷鎮服暴變不可怙恃威武窮黷爭戰其畋獵在順時教校不追以驅不可騁於殺害肆極荒娛其聲樂在節諧八音聽聆金石不可耽喜靡慢宴安淫溺其嬪嬙在備禮供侍以正後宫不可寵貴妖豔惛好無窮其任用在校掄材能察視邪正不可授付非人甘順姦佞其郊祀在敦本廣敬展誠重禮不可淫慢禱祈僻有所係其思慮在慎於安危識其溢滿不可沈溺近習肆任談誕如此順之爲明聖逆之爲凶虐可以觀乎興廢可以見乎善惡純公言已天子謝曰公之所述眞王者之謨必當篆刻置之座隅

七不如七篇 有序

元子常自愧不如孩孺不如宵寐又不如病又不如醉有思慮不如靜而閑有喜愛不如忘其情及其甚也不如草木此意多顯於元子者或曰訂如是不如則不如也不如如者止於此乎元子於是系之於人事續之於此喻始爲七不如不如之義始極也

第一

元子以爲人之毒也毒於鄉毒於國毒於鳥獸毒於草木不如毒其形毒其命毒其姻戚毒其家族者爾於戲毒可

頌也乎哉毒有甚焉何如

第二

元子以為人之媚也媚於時媚於君媚於朋友媚於鄉縣不如媚於廄媚於室媚於市肆媚於道路者爾於戲媚可頌也乎哉媚有甚焉何如

第三

元子以為人之詐也詐於忠詐於信詐於仁義詐於正直不如詐於愚詐於弱詐於貧賤詐於退讓者爾於戲詐可頌也乎哉詐有甚焉何如

第四

元子以爲人之惑也惑於邪惑於佞惑於姦惡惑於兇暴不如惑於狂惑於誕惑於翫弄惑於諧戲者爾於戲惑可頌也乎哉惑有甚焉何如

第五

元子以爲人之貪也貪於權貪於位貪於取求貪於聚積不如貪於德貪於道貪於閑和貪於靜順者爾於戲貪可頌也乎哉貪有甚焉何如

第六

元子以爲人之溺也溺於聲溺於色溺於圓曲溺於妖妄不如溺於仁溺於讓溺於方直溺於忠信者爾於戲溺可頌也乎哉溺有甚焉何如

第七

元子以爲人之忍也忍於毒忍於媚忍於詐惑忍於貪溺不如忍於貧忍於苦忍於棄汚忍於病廢者爾於戲忍可頌也乎哉忍有甚焉何如

訂古五篇 有序

天寶癸巳元子作訂古訂古前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

友之道於戲上古失之中古亂之至於近世有窮極凶惡者矣或曰欲如之何對曰將如之何吾且聞之訏之嗟之傷之泣而恨之而已也

第一

吾觀君臣之間且有猜忌而閒疑懼其由禪讓革代之道誤也故後世有劫篡廢放之惡興焉嗚呼即有孤弱將安託哉即有功業將安保哉

第二

吾觀父子之際且有悲感而閒痛恨其由聽讒受亂之意

惑也故後世有幽毒囚殺之患起焉嗚呼即有深慈將安
興哉即有至孝將安訴哉

第三

吾觀兄弟之中且有鬬爭而聞殘忍其由分國異家之教
薄也故後世有陰謀誅戮之害生焉嗚呼即有友悌將安
用哉即有恭順將安全哉

第四

吾觀夫婦之道且有冤怨而聞嫌妬其由耽淫惑亂之情
多也故後世有滅身忘家之禍發焉嗚呼即有信義將安

及哉即有柔順將安守哉

第五

吾觀朋友之義且有邪詐而間忌患其由趨勢近利之心甚也故後世有窮凶極害之刑生焉嗚呼即有節分將安與哉即有方正將安容哉

自述三篇 有序

天寶庚寅元子初習靜於商餘人間之非非曰此狂者也見則茫然無幾人間之是是曰此學者也見則猗然及三年人間之參參曰此隱者也見則崖然有感而問曰子其

隱乎曰吾豈隱者邪惡者也窮而然爾或者不喻遂爲述時命以辯之先曾爲述居一篇因列而次之總命曰自述

述時

昔隋氏逆天地之道絶生人之命使怨痛之聲滿於四海四海之內隋人未老隋社未安而隋國已亡何哉奢淫暴虐昏惑而已烝人苦之上訴皇天皇天有命於我國家六葉於兹高皇至勤文皇至明身鑒隋室不敢滿溢清儉之深聽察之至仁惠之極泱泱洋洋爲萬代則聖皇承之不言而化四十餘年天下太平禮樂化於戎夷慈惠及於草

木雖奴隸齒類亦能誦周公孔父之書說陶唐虞夏之道至於歌頌謳吟婦人童子皆紓性情美辭韻指詠時物與絲竹諧會綺羅當稱況世貴之士博學君子其文學聲望安得不顯聞於當時也哉故冠冕之士傾當時大利軒車之士富當時大農由此知官不勝人逸於司領使秩次不能損又休罷以抑之尚嚬肩累趾受任不暇予愚愚者亦嘗預焉日覺抵塞厭於無用乃以因慕古人清和蘊純周周仲仲瘱然全眞上全忠孝下盡仁信內順元化外娛太和足矣如戚促蚩諸封蒙遏滅暮爲朝貴心所不喜亦由

金可鎔不可使爲汚腐水可濁不可使爲塵糞然已鄙語曰愚者似直弱者似仁予殆有之夫復何疑

述命

元子嘗問命於清惠先生先生曰子欲知命不如平心平心不如忘情賭曰幸先生教之先生曰夫平心能正是非忘情能滅有無子何先焉曰請先忘情先生曰子見草木乎子見天地乎草木無心也天地無情也而四時自化雨露自均根柢自深枝幹自茂如是天地豈醜授而成哉草木豈憂求而生哉人之命也亦由是矣若天若壽若貴若

賤烏可強哉不可強也不可強也不如忘情忘情當學草木嗚呼上皇強化天下天下化之養之以道德道德偽薄天下亦從而偽薄嗚呼後王急濟天下天下從之救之以權宜權宜侈惡天下亦從而侈惡故赴貪徇紛急之風以至於今聖賢者兢兢然猶傷命性愚惑者恩恩然遂忘家國其由不審不逼醜授憂求而已子不喻乎

述居

天寶庚寅元子得商餘之山山東有谷曰餘中谷東有山曰少餘山谷中有田可耕藝者三數夫（一夫百畝）有泉停浸可

畦稻者數十畝泉東南合肥溪溪源在少餘山下溪流出谷與漯水合匯於澛將成所居故人李才聞而來會乃歎曰吾未始知夫子之所至焉今知之矣吾聞在貧思富在賤思貴人之常情也聖賢所有然而知貧賤不可苟免富貴不可苟取上順時命乘道御和下守虛澹修己推分稱君子者始不忝乎乃相與占山泉闢榛莽依山腹近泉源始爲亭廡始作堂宇因而習靜適自保閑夫人生於世如行長道所行有極而道無窮奔走不停夫然何適予當乘時和望年豐耕藝山田兼備藥石與兄弟承歡於膝下與

朋友和樂於琴酒寥然順命不爲物累亦自得之分在於此也

元魯縣墓表

天寶十三年元子從兄前魯縣大夫德秀卒元子哭之哀門人叔盈問曰夫子哭從兄也哀不亦過乎禮歟對曰汝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叔盈退謂其徒曰夫子之哭元大夫也兼師友之分亦過矣元子聞之召叔盈謂曰吾誠哀過汝所云也元大夫弱無所固壯無所專老無所存死無所餘此非人情人情所耽溺喜愛似可惡者大夫無之

如戒如懼如憎如惡此其無情此非有心士君子知焉不知也吾今之哀汝知之焉而不知也嗚呼元大夫生六十餘年而卒未嘗識婦人而視錦繡不頌之何以誡荒淫侈靡之徒也哉未嘗求足而言利苟辭而便色不頌之何以誡貪猥倿媚之徒也哉未嘗主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童不頌之何以誡占田千夫室宇千柱家童百指之徒也哉未嘗皁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不頌之何以誡綺紈粱肉之徒也哉於戲吾以元大夫德行遺來世清獨君子方直之士也歟

左黃州表

乾元已亥贊善大夫左振出爲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來誰忍棄之去於戲天下兵興今七年矣淮河之北千里荒草自關已東海濱之南屯兵百萬不勝征稅豈獨黃人能使其人忍不去者誰曰不可頌乎後一歲黃人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於戲近年以來以陰陽變怪將鬼神之道罔上惑下得尊重於當時者日見斯人黃之巫女亦以妖妄得蒙恩澤朝廷不問州縣惟其意公忿

而殺之則彼可誅戮豈獨巫女如左公者誰曰不可須乎三拜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黄人多去思故爲黄人作表如左氏世系左公歷官及黄之門生故吏與巫女事則南陽左公能悉記之

哀邱表

乾元庚子元子理兵於有泌之南泌南至德丁酉爲陷邑乾元己亥爲境上殺傷勞苦言可極耶街郭亂骨如古屠肆於是收而藏之命曰哀邱或曰次山之命哀邱也哀生人將盡而亂骨不藏者乎哀壯勇已死而名跡不顯者乎

對曰非也吾哀凡人不能絕貪爭毒亂之心守正和仁讓之分至令吾有哀邱之怨歟

呂公表

上元二年置南都於荆州爲江陵府使舊相東平呂公爲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分峽中湖南及武陵澧陽巴陵凡一十七州爲荆南節度觀察使公理荆南三年年五十一薨於官嗚呼使公年壽之不將也天其未厭兵革不愛蒼生歟公明不盡人之私惠不取人之愛威不致人之懼令不求人之犯正不形人之僻直不指人之恥故名不異俗跡

不矯時內含端明外與常規其大雅君子全於終始者邪公所以進退其身人不知其道公所以再在台衡人不知其德頌元化者誰與頌乎於戲公將用於人而不見其用人將得於公而公忘其所得乎結等跡參名業嘗在幕下將紀盛德示於來世故刻金石留於此邦

惠公禪居表

沂樊水二百餘里有湧溪入溪八九里有蛇山之陽是惠公禪居禪師以無情待人之有情以有為全已之無欲各因其性分莫不與善知人困窮喻使耕織困人災患勸守

仁信故閭里相化恥爲弋釣日勤種植不五六年沮澤有溝塍荒皋有阡陌桑果竹園如伊洛間所以愛禪師者無全行無全道豈能及此鄉人欲增修塔廟託禪師以求福禪師亦隨人之意而制造焉直門臨溪廣堂背山庭列雙臺修廊夏寒松竹蒼蒼周流清泉岑嶺複抱衆山回旋斯亦曠絶之殊境矣吾以所疑咨於禪師禪師曰我恐人忘善以事誘人及人將善固不以事爲累吾以所惑咨於禪師禪師曰公若以惑相問我亦惑於問焉公若無惑我亦何對於戲吾漫浪者也焉能盡禪師之意乎縣大夫孟彥

深王文淵識名顯當世必能盡禪師之意故命之作贊贊曰

聖者忘跡達人化心惠公之妙無得而尋如山出雲如水涵月惠公得之演用不竭無情之化可洽羣黎將引天下同於湧溪

夏侯岳州表

癸卯歲岳州刺史夏侯公沒於私家門人弟子愛思不忘願旌遺德將顯來世會予詔許優閑家於樊上故爲公作表庚子中公鎮岳州予時爲尚書郎在荆南幕府嘗因廉

問到公之州其時天下兵興已六七年矣人疲州小比太平時力役百倍公能清正寬恕靜以理之故其人安和而服悅爲當時法則及公罷歸州里公家與吾相鄰見公在州里與山野童孺與當道辭色均若語是非得喪語天壽哀樂戀意澹然吾是以知道勝於內者物莫能撓德充於外者事不能誘公之所至其獨有乎於戲公既壽而貴保家全歸於今之世誰不榮羨至於公之世嗣與公官則本縣大夫李公狀著之矣

舜祠表

有唐乙巳歲使持節道州諸軍事守道州刺史元結以虞
舜葬於蒼梧九疑之山在我封内是故申明前詔立祠於
州西之山南已而刻石爲表於戲孔氏作虞書明大舜德
及生人之至則大舜於生人宜以類乎天地生人奉大舜
宜萬世而不厭考大舜南巡之年時已一百一十二歲矣
自中國至蒼梧亦幾有萬里蒼梧山谷深險可懼帝竟入
而不回至今山下之人不知帝居之宫帝葬之陵嗚呼在
有虞氏之世人民可奪其君耶人民於大舜能忘而不思
耶何爲來而不歸何故死於其山吾實感而作表來者遊

於此邦登乎九疑誰能不惑也歟

崔潭州表

乙巳歲潭州刺史崔瓘去官州人衡州司功參軍鄭洵爲鄉人某等請余爲崔公作表公前在澧州謠頌之聲達於朝廷襃異之詔與人爲程及領此州在今日能使孤寡老弱無悲憂單貧困窮安其鄉富豪强家無利害賈人就食之類各得其業職役供給不匱人而當於有司若非清廉而信正直而仁則不能至於觀察御史中丞孟公奏課又第一會國家以犬戎爲虞未即徵拜使蒼生延晹而去其

麻麿使蒼生正渴而啟其清源時艱道遠州人等不得詣闕冤訴且欲刻石立表以彰盛德嗚呼刺史有土官也千里之內品形之屬不亦多乎豈可令凶豎暴類貪夫奸黨以貨權家而至此官如崔公者豈獨眞刺史耶鄭浻之爲豈苟媚其君而私於州里耶蓋懼清廉正直之道溺於時俗君子遺愛之心不顯來世故采其意而已矣

張處士表

永泰丙午中處士張秀卒於戲吾嘗驗古人將老死巖谷遠跡時世者不必其心皆好山林若非介直方正與時世

不合必識高行獨與時世不合不然則剛褊傲逸與時世不合彼若遭逢不容則身不足以爲禍將家族以隨之至於傷汚毀辱何足說者故使之矯然絶世逃其不容直爲逸民竟爲退士枕石飲水終身而已當時之君欲以祿位招之有土之官欲以厚禮處之彼驚懼抗絶而去時之見能如此所以尤高尚焉嗚呼處士與時不合者耶而未能矯然絶世遭以禮法相檢不見容悲夫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八十四目錄

獨孤及一

獨孤及一

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天寶末以道舉高第補華陰尉代宗立以左拾遺召還禮部員外郎歷濠舒二州刺史加檢校司封郎中徙常州刺史卒年五十三謚曰憲著有毘陵集

夢遠遊賦并序

老氏稱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大哉聖人之知微乎夫生者一氣之暫聚耳有天地之和自然之力以運其行

止節其天壽非智力之所能扶明矣而舉世矻矻莫不保持形骸謂爲已有特執迷妄往而不返小者攘禮樂竊忠信以買譽大者盜天地之權至於忘身道德之衰皆此物也余生於浮而長於妄汨沒當世與羣動俱智不能逃形於名聲之韁鎖脫屣於冠冕之籠檻及其世界顛倒萬物反覆始返照收視以觀身世然後知一生之患假合豈直芻狗土苴熱談聚沫而已則我之身也與百憂偕長況重險之中乎思欲沖三清出五濁乘凌虛極與造物者爲伍莫有由矣嘗中夜夢飛昇太空若有以名跡見誚者覺而

自失乃爲賦以狀遠遊且旌悟道之晚也其詞曰

仰太素兮觀元精之烟熅孰官司乎物物兮得流形而爲人太皥遺吾八卦藏天地於文字黼而黻之爲聖爲智袞衣之徒相與擊建鼓而揭日月兮奔孝慈而走仁義其弊也古是而今非身賤而名貴驂驔馺遝兮道路屯雲而奔波絢煥轇轕兮玉帛鐘鼓之駢羅霍爗一作夔兮心懸天地而火馳蒼黄兮得未終也而失已繼之百骸與日月并走五藏與哀樂交戰義和未及弭轡榮枯紛而萬變何生涯之侘傺兮爨焉降此中州憑世道以上下若涉水而迷津

兮與吹萬同其波流況世緒坱軋兮如棼絲之相繆見辰極之低昂兮知杞人之殷憂顧兔呀以蝕月兮天地閉而雲愁鳳凰焚其故巢兮遠舊國以失傳埃壒翁以上薄兮虞羅紛其四周吾始未知夫六合湫隘之若此孰與吾兮遠遊豈無太清之路兮夫何漫漫而迢遞望帝鄉之低徊兮微白雲之與偕逝澄予神於遙夜與顥氣期於無垠眞境沕穆以傍感精誠薰然而來親欻乘夢以奮飛博至靈以上賓望見碧落天地如掌洞開八門別有萬象亭亭物外乘化直上身世雙遣（一作遺）獨與道往其往也泛兮若游

魚根鱗而泳清川罔兮若翔雁得順風而緣秋天忽不知予誰之身夫何爲者深（本集作罙）入空界七曜在下問予津於混茫兮蹇徜徉以延佇若有人兮縹緲指人間以告予曰鳳兮鳳兮何德之喙天固桎若以禮義梏若以機事盡支離其德而超乎物累使逸翮可得而籠樊兮孰云夫吾毛之自異天運地載剛柔生焉千變萬化如環無端彼興廢與往復同大壑之波瀾將令歸根明徵其源則吾與若皆幻也又奚睢盱於其間幻未始有封物未始有疆成則虧進則傷無汩而和無易而方山立其中央善汝行密汝藏

道將自光吾在大羅之上元都之所乾坤爲家日月爲宇嘘吸元氣大虛之下音户尚一乃心勿謂道阻游乎無窮吾顧見汝奉眞告以自省兮五情慾其增熱哀攀龍之無階兮思過天之曷月未知去下方幾萬億兮退將返遵吾歸轍修玉虛以下降濟銀漢以中歇憑東井以俯視識故國之城闕千門萬户遙如蟻穴百川綺分五嶽羅列覓舊山與喬木纔依希而明滅見伊川大道鞠爲戎狄歷陽故人半作魚鼈嚴之弃命於市朝者如紛紜飛馳嚚嚚嗤嗤蹴躃踊躚肖翹陸離若蟣虱之聚壤絜蜘蛛之乘遊絲吾乃

今日識羣動之變態兮莞然倚長空而笑之亦既自得周覽未畢惕焉形開萬象如失羣有儼以偕作百慮續其來歸乃夙昔之人寰始故時之喧卑向之俯仰忻戚無非妄者然後知我之生也與妄皆生邪氣乘之萬緣合并爲憂爲患爲虧爲盈彼君子方碌碌然自以爲覺猶飾妄以貫名安知聖人不以世界爲重狴死生爲大夢視變化與品類亦猶神交飛動與遺物以顧身兮悟生浮而質陋以一氣之倏忽與萬化而紛糅自視俄（本集作娥）然寄形宇宙尚何能濡首於榮辱之境甘心於哀樂之圃鷦鷯于飛載翩載

翻君子至止棲息化元獨立道樞怡神脉渾萬物轉薄吾眞長存止水不波浮雲無根與時盈虛委質乾坤倚伏相軋吉凶同源物各自爾子欲無言優哉游哉聊以窮年

漢光武渡滹沱冰合賦 以上天無親惟德是輔爲韻

昔漢光武收河北之年馳馬將進滹沱在前爲敵所迫當冰不堅及軍裝隱轔以登岸殺氣崢嶸而塞川意者欲定神器於茲日彰聖人之動天若非使不道者喪有德者王則水不能以造次而結冰不能以斯須而壯變浩浩之流爲峩峩之狀擁高旌以進雷長轂以上及企路以全軍又

迎風而破浪於時進隔關於長津顧邀遮其後塵患勢莫之敵没不可振求一徑而莫遂惟羣臣之不覩頼王霸至誠之力協光武至聖之德人從悅己之詐天贊勤王之直故得舟楫不設衣裳不濡避地以往乘冰以趨一水之上兩軍相殊使後人視水則有求冰則無望飛塵而惆悵對寒流而踟躕由是知天人之合發與神祇而相符不然則何以延十二之祚總四七之輔滅新室流毒之日作漢氏中興之主受命之瑞也亦何異元女降於軒轅白魚躍於周武燕趙之間清流瀰瀰高風以遠遺躅於是

慶鴻名頌并序

唐興百三十有八載皇帝在宥天下鑄五兵爲農器栖萬姓於壽域道證德洽神人以和春正月冢臣上將卿士庶尹洎三老五更公侯伯子男相與揭厲皇猷請增明號上撝謙而未許也僉曰陛下孝達神明道超先帝以德則符廣運以時則復大樸以功則保定丕業格於上下而尊稱猶淺鴻名未光億兆之心何戴神祇之望何塞天子南嚮而讓者九不得已而俞之乃命有司具昭告之禮二月乙酉備法駕朝太清宫勑宫神以灑掃詔月將使警蹕雲動

天旋至於靈壇報功乎三清祈祧乎上元景戌享太廟用明水越席玉豆彫篚之禮焫蕭以合薌灌鬯以報魄祔休擁而萬靈接精意陳而六幽感丁亥朝羣臣於蓬萊前殿於是四方人大和會命太尉班五瑞合六樂遂展禮奉策虔受大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是日也解商野之三網受塗山之萬玉大赦天下與人更始協時月同度量賛俊傑書雲物恤高年禮大祇接天瑞受地釐撫柔萬邦存省其安危遂迎日推筴布慶行賜肩薰風調元氣拓千歲之大統操三皇之遺珠垂其衣裳與天

地合符樂遍禮崇乘輿乃入然後屏椒房而徹黃屋徜徉乎大庭氏之館泊兮凝神怳兮存真想洪崖廣成之倫披霓裳而下鳳闕蹁躚左右上千萬壽凡遭逢昌運沐浴聖涯而不能頌烝人賦江漢吉甫仍叔之罪也臣敢有二事乃作頌曰

穆穆閟宮數時繹思天有成命孝孫受之鋪衍下土報功神祇我瑞如山我福孔夷聖敬攸感上元豈私誕受鴻名載揚緝熙風動雲行雨飛露垂昆蟲昭蘇草木阜滋恭已南面無爲之師柏皇尊盧萬代一時昭假遲遲上帝是祗

永錫多祜萬壽無期

阮公嘯臺頌 并序

按晉陽秋阮公諱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夫雲蒸於山不擇時而出故公以全德生於衰世於時中州多故大道浸 闕 缺於用者知膏火自鑠逃於累者懼木雁兩傷公由是內張道機外躡天穀土梗聖智粃糠軒冕遂登廣武以覽古望梁臺而寓詞埋照於竹林放神於蓬池德充也爾其興懷昔遊故爲東平相怡情善醸故受步兵校尉弛張蘧甯之際出處夷惠之表否泰莫得介於靈府名實不足

汨其沖氣蝸蟠龍卧與道偕隱所以沈吟志全慷慨神王獨立長嘯遺榮此臺當其寓興也蓋將豪視泰山囊括浩氣頹然自得與造化者爲友故卷其用而懷之世莫得而窺也其外物所感則寄之翰墨焉謂道莫至於專氣抱一於是著釋老論哀莫大於矯時死名於是有弔比干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賦詠懷詩問道蘇門笑而不答作大人先生傳歲在元默余登大梁之墟墟中之人方誦公遺塵歎元風蕪沒議樂石以旌朽壤余採其故事之存於糟粕者勒而爲嘯臺頌頌曰

天下多故賢人轂恥隱於沈飲以俟傾否越禮逃用晦德忘已不知我者爲我狂且長嘯懷人詠古著書感時而慟非必窮途洒彼汴水東流無返跡是人非荒臺可踐升高延佇想見青眼道烏乎在日逝日遠一本作五運相錯三徵交戾天地之氣有時而閑居子迷陽亦既懸解萬象離境一孤鶴世大猶不言至清無徙泠然長嘯味道之樞神和天倪跡寄窮途物我兩忘獨與化俱湯湯汴河東流不返之子已往德音日遠荒臺未傾嘉樹勿翦升高延佇思見青眼山有萊隰有薇逝者不作吾誰與歸㙜古刻石永昭清徽

勅與吐蕃贊普書

勅吐蕃贊普外甥朕共贊普代爲與國自我元宗至道大

明孝皇帝與生（一作甥）贊普和親結好將六十年仰思當時之約豈爲一朝之故實欲相恤災患永同休戚使代代子孫爲兄弟甥舅如手足之相衛脣齒之相依自爾便息戍罷兵二境無征戰之苦金玉綺繡問遺往來道路相望歡好不絕贊普寧忘之乎自我國家有安祿山史思明之難朕謂言贊普必有恤隣救患之意豈知乘我之釁恣其侵軼煞畧河湟之人爭奪汧隴之地又與朕叛臣僕固懷恩共扇誘回紇等諸蕃同惡相濟犯我都邑三年之間三至城下此實贊普苟窺分寸之利自棄一家之信不念婚姻

之奸忍絶甥舅之懽累代親鄰一朝倂棄有目有耳者皆爲贊普蓋之夫以小國伐大國且勞師襲遠而助叛臣有是三者神宜悔怒果然懷恩自斃回紇來降羌渾諸蕃内難外散天實有眼心可負乎朕頃以背盟不祥絶親不義寧人負我我不負人所以含垢數年未忍致討旣不得已方思用師正欲悉天下精兵長驅西向弔人問罪然後凱旋上以雪宗廟之讎恥下以釋將士之憤怒自料以德征暴以大攻小以信討詐以義伐不義當如沸湯沃雪猛火焚枯人神同力何往不濟籌議之次適會彼國使來云願

修前好復如舊日覽書見意良用憮然欲不許則人來歸我欲許則信不可恃是以遣御史中丞楊濟往諭朕意且探誠款九月濟與彼國宰相某乙等同到得所寄書然後知事皆由衷言無虛謬再披來旨朕甚嘉之何者自非聖哲人誰無過過而能改亦古人之所善追思六十年之舅甥有先祖先贊普之誓約言在史冊信結天地豈以小不忍而隳大體使百姓疲於甲兵兩主遂爲仇雠貳過遷怒朕所不取敬依來請彼此結和而今而後不復念惡已令內外屯戍罷析解嚴凡我二國洗瑕遷善經畧封疆素有

分地各守土宇爾無有侵永爲親好復如開元中故事昊天上帝山川鬼神實聞朕言無謂不信冬寒贊普外甥比平安遣書指不多及

策賢良問

問天六地五經緯斯列内和外順禮樂攸興體也備而後成履也踐而乃立厥語則興導諷誦厥德則祗庸孝友而大道之行本無制作忠信之薄翻爲亂首終以六君子繇此振三代之英四豪士遣之嬰五伯之罪焉往可以還厚反樸何適可以持盈守成郁乎文哉周監二代網羅奔放

沿革多端至若緇布纁裳夏脁冬雉弓矢詢於五物齊卒正於三命示惠而加折節訓恭而置房烝間問殷聘揖三抉一詩懐祝嘏絲紑尸賓抗木虞筐桑匱葅館然禖鷩總盎涗甒齋苟敬之儀甫竊之節此等之物各為何與用之安所捨之何從經邦之畧焉假設施别白書之無或曖昧

策宰相科問

問聖人握天下之圖居域中之大莫不仗羣材而康庶績資多士以牧黎元夢想傅巖之野佇思磻溪之上遂得乘箕入相就三命而作鹽梅投餌昇朝封四履而稱師父故

知英靈間出千載一賢皇化軌躅殊途共貫我大唐道冠
犧軒功高媯燧長楚必割翹木無遺虛席旌賢宵衣納善
降賢良之制下徵辟之書子等并藏器待時懸𩕳俟扣深
識宰相之體妙達經邦之術欲使陰陽調六律風雨應四
時一百姓之心平九州之利餘糧棲畝外户不扃亭障無
虞關河罷戍漁者虛湍瀨田者讓肥腴路不拾遺市無二
價眷言於此何道以臻至如九儀八座之指歸四師六典
之題目并馭人之大體撫俗之良規幸陳名義之端無致
疎遺之對

策秀才問三道

問儒有安身以全德有殺身以成仁有徇名以行己有忘名以救物雖俱出於儒墨而用之不同聖人立言豈其無操持歟夫魏顆違命申生受賜伍尚赴郢伍胥如吳四者孰孝比干死之微子去之太公投竿伯夷采薇四者孰義石户竄於海上伯陽隱於柱下范蠡汎舟於越三者孰潔今欲考其本末度長以挈大較其去就合異以爲同渴聞貫之之道辯之之説

問黃帝氏以無爲爲政垂衣裳而天下順周人三千其儀

亦克用乂舜誅四罪天下咸服而成康恭已刑措不用致化之本豈不同源而文質殊貫損益相反以古範今何去何就孔子用鉞兩觀而會至於道而宓子賤鳴琴愔愔單父亦化寬猛之際大小不侔比權量實其義焉在敷暢厥旨敬佇嘉言

問傳曰其君齋明精潔則神饗人聽故明神降之夫天地絪緼沖氣爲人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至於晉祟實沈崧生申甫編傳穀城之老言發魏榆之石檮杌杜伯與商周而存亡黃熊白毛將晉虢而興敗是何祥也根本焉在二三

子責然來思宜究乎天人之終始其悉數以對

對洞曉元經策

問大象無體元功陰隲雖稟生之類萬殊而含道之原一致是以至人垂訓將以微言演爲眞宗貽厥後學包括六藝周流八表或因事以立言或寓言以詮意至如交樂於天交食於地不相與爲事不期與爲謀善無所私惡無所棄施之於敎何以勸勉經曰不爭善勝不言善應正直如繩平易如水常務斯道何往不臻又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斯言信矣昔放勳欽明光宅天下人

歌擊壤政叶雍熙可謂善乎建抱善乎拔脫宜其帝緒蕃遠貽厥孫謀綿綿瓜瓞邁德垂裕何丹朱之不嗣而祭祀輟乎又天無二日民無二主若以天下觀天下豈有二君乎夫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君無賢臣誰與共理粤若舜舉八元致垂拱之化漢用三傑成霸王之業夏殷之末任使去賢宗社淪亡為無匡輔經稱不尚賢者其旨何也聖人立教專氣致柔故形不欲勞性不欲竭深根固蔕可以常存則有朝穆肆任勞逸過度促齡損性却以為然又有惟靜惟清守貞守樸二經之說何取則焉又聞善攝生者動

與吉會武不措爪兵難容刃單豹嵓居水飲身代俱損壽永色孺不免噬搏何衛生之不異而利害之頓殊子既洞曉元經探微索隱矛盾若此何以會明側席虛心佇聞啟沃

對臣聞道之爲物無名無形葢聖人酌而用之推而宏之取其精以修身用其麁以救物從本降跡散樸爲器於是有可道之道忘言之言其大畧雖以沖寂爲宗虛極爲體然妙用無睽故不可致詰今陛下詰其體探其宗豈不欲因言演教於教奚有夫長風吹而衆竅號則大無不動細

無不應況陛下用大道爲風以鼓羣有臣則吹萬之一音也敢不唱於衆竅之末臣謹按天有施地有利用天之施以處其和謂之交樂分地之利以養其正謂之交食夫相與生於有爲有爲生於有事有事則謀名存矣善惡生於公私公私生於用用則棄名立矣然聖人有爲不爲焉有事無事焉有謀不謀焉有善無善焉有惡無惡焉泯善惡於一致合異同於萬殊則妙門可存教父斯在臣又按道德經云天網恢恢踈而不失常有司殺者殺之此不爭善勝之應也文宣王稱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不

言善應之驗也周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此正直如繩之效也經又云居善地心善泉與善仁言善信此平易如水之證也陛下宏其言挹其道以為天下式三十有二載矣且復推功外名不有不恃考言詢事若沖若缺詔臣等曰常務斯道曷往不臻臣鰥生也焉知其辯雖然有一於此願陛下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使神不遠於人人不遠於天天人合并如影響交應則甚夷之道焉往而不臻夫有國者必善建皇極善抱至道道之不存傾其宗還其社之謂拔桀放南巢受死牧野是也極之不建失其器亡其國

之謂脫太康去洛汭幽王敗驪山厲王流彘是也至如堯知天歷在躬故以至公官天下天下戴之而不辭知丹朱不肖又以至公禪天下天下去之而不怨可謂邁德矣其後裔更霸迭王重之以御龍唐杜之代祿可謂垂裕矣陛下興廢繼絕立五帝祠即春秋備其祭典亦可謂祭祀不輟矣方之拔脫臣謂不同經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大哉聖人之知微知彰乎夫尚賢者國家之所當先然古先聖人曰雖求賢審官其用未始不無爲也而聖人能無爲於求賢不能使無爲無迹存則有爲者尚之以爲利於是有飾

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其漸起於一時之名其弊存乎千載之後不尚賢者非謂廢股肱之任絶匡輔之力也葢欲因時致功功成則遺而遺之因義立事事遂則有而無之無之則跡滅跡滅則爭息爭息則於爲無爲於事無事雖八元以翼唐弼虞三傑之戡秦滅項其無爲無事一也若夫齊天地冥萬物莫大於全眞專氣致柔全眞之本也惟清惟靜全眞之中也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全眞之末也設教者三合其道一以貫之雖逍遥與道養殊途然性情與力命同轍茍因其合而較其分則子產不得不勞於

刑政朝移不得不逸於肆任若矯其肆任之性以御刑政之端是續鳧截鶴虧其全矣故聖人以大猷御六氣之辨以大方合二經之旨明應變無方立言不一學者宜忘言以究其體統不可執言以滯其筌蹄經不云乎反者道之動惟動而常靜靜可以取則權足以合義義無反經凡養生者以本爲精以物爲麤閉其外慎其內迹不踐凶危之境故兵不能容其刃心不居馮暴之地故武安得措其爪苟守其精而遺其麤故得於內而喪其外外內無以持其分則衛生之經悖矣謂之不異臣竊異之至如希微大體

微妙元鍵陛下得黃帝之遺珠久矣雖廣成無所陳其至
精傅說無所用其舟楫啟沃之問豈臣及之有贖睿謀懼
殞越於下謹對

代文武百官賀芝草表

臣某言臣等伏見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奏合璧殿及白
華亭院内并芝草生者臣等謹披圖按牒竊考前志蓋王
者以道莅天下而德及庶物則有神木靈草儲祥效異陛
下賢聖恭儉慈仁愛人開闢學校尊教勸德將以五經根
本庶政風化斯浹神人以和和氣旁感蒸而為瑞不然豈

靈芝菌蠢異處同植不產他宇必於宸居輝輝九莖之蓋煌煌三秀之質葢表陛下之欽明光宅以人文成化靈根碩茂萬葉無疆神應炳然天意如答臣等獲忝朝列幸覩禎祥臣無任喜慶之至

賀擒周智光表

臣等言臣聞征而無戰王者之師也將而必誅春秋之義也臣伏見周智光傲很頑虐昏迷猖狂敢專生殺之威以慢王度崇飾奸慝之志自干天誅陛下謂罪在已躬視人如子永言式遏之義不得已而用師而將纔受鉞兵未血

刃已梟元惡之首載安舊汚之俗昔漢征黠布望陣而憂殷伐鬼方積年乃克豈若今日陛下朝命將帥夕殲渠魁制勝神速從古未有臣無任慶快之至

賀袁傪破賊表

臣某等言臣等伏見河南副元帥行軍司馬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袁傪露布奏今年五月十七日破石埭城賊方清并降烏石山賊陳莊等徒黨二萬五千五百人者臣聞聖人之生不能使大盜不起故唐虞之代時則有三苗之師奸宄草竊爲患舊矣山賊方清等蕞爾狂狡敢干天

誅聚椎剽之徒謂險遠可恃作爲蚍豕以薦食句吳乃有跨據大江呑噬東土之計七州之地人罷耕織百姓業業全活無所陛下方鋭志於偃武不得已而用兵乃命將受畧使先勝後戰故僇等役不再舉而師有成績巢窟皆傾俾無遺類詿誤之輩得返故業汚俗更始流人汔康此三代之舉也非陛下齊聖格天文思柔遠豈能厎綏盜亂如此其速臣等幸覩成功不勝大慶臣無任抃躍之至

請降誕日置天興節表

臣某等言臣聞天有春秋冬夏之氣時也時有分至啓閉

之候節也至若寒食上巳端午重陽或因人崇尚亦播爲
風俗況歷運光啟聖人降生固宜紀載震之辰與八節同
號故元宗生日命曰天長節肅宗生日命曰天平地成節
并以飲食宴樂布慶萬方使賜及同軌風流異代陛下纂
祖宗純懿與天地同德禮樂克修憲章咸備而聖誕之日
未有嘉名將何以表出震之期慶流虹之瑞率土延企思
扇舊風是以臣等禺禺不勝大願願以十月十三日爲天
興節其王公士庶上壽作樂悉如開元乾元故事上以殷
薦崇先天不違之德下以布澤錫萬代無疆之休使鳳鳴

河清實在茲日臣無任

賀櫟陽縣醴泉表

臣等言伏見京兆尹李勉奏櫟陽縣有醴泉湧出飲之者痼疾皆愈臣聞王者澤周庶類則神降百祥天地之心去人不遠陛下厚德載物與坤同符以善利人如水潤下故后土獻瑞湧泉療疾靈源酌而不竭沈痼飲而皆痊勿藥之喜萬人是賴仰窺天意豈不以是彰陛下之德施乎不然何眾庶禺禺強名聖水彼丹井朱草白麟赤雁徒稱太平之瑞未聞功施於人方之聖泉豈踰神異臣等無任喜

慶之至

賀太陽當虧不虧表

臣某等言伏見今月一日雲物陰晦太陽當虧不虧者臣聞殷太戊宋景公皆修德立言而妖變爲福陛下以日月薄蝕勞謙惕厲而災不勝德雲爲垂陰若天降衷使其藹收不見易象曰既憂之咎不長也臣等無任欣戴之至

賀潞州芝草嘉禾表

臣某等言臣伏見陳鄭澤潞隴右節度使奏潞州使院行軍司馬裴政廳事柱上生紫芝草七莖長子縣厚戴鄉生

嘉禾兩莖同一穗者臣聞靈芝嘉禾太平之瑞昔在周漢嘗表休徵當時福應疾如影響今庶政方乂而二瑞薦臻是天降殊祥用彰有德豈非陛下寶持慈儉輯柔遠邇克俾天下和平當如周漢之盛乎神祇景貺實甚昭晰彼唐叔之獻與齋房之歌明德所感古今同契臣無任

直諫表

臣等言伏見陛下屢發德音招延獻納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極諫忠謇者無不聽狂訐者無不容又辛丑詔書詔裴冕崔渙等十有三人并集賢殿待制以備詢事考言之問

此五帝之盛德也而臣以目覩生則幸矣然頃者陛下雖容其直而不用其言進匭上封者大抵皆事寢不報書留不下但有容諫之名竟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稍自引鉗口就列飽食偷安相招為祿仕此忠鯁之士所以竊歎而臣亦恥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孔某者況以朝廷之大卿大夫之衆而陛下選受之精與假令不能如文王之多士堯舜之比屋其中豈不有溫故知新可使懋陳政要而億則屢中者乎陛下唯虛存其儀令條奏不曠及議政之際曾不採其一說堯之疇咨禹之昌言豈若是耶昔堯

設謗木於五達之衢孔子亦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又曰某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然則多聞闕疑不恥下問聖人之心也臣不勝大願願陛下試以堯孔之心爲心日降清問啟其宏議不可者罷之可者議之於朝與執事者共之使知之必言言之必行行之必公則君臣無私論朝廷無私政天下無私是陛下以此辨可否於獻替而建太平之階可也況國體乎自師興不息十年矣萬姓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亘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京兆尹不敢詰加

以官亂職廢將惰卒暴百揆隳刺如紛麻沸粥百姓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於天聽士庶茹毒飲痛窮而無告今其心喁喁獨恃於麥麥不登則易子齕骨可跂而待眠於焚薪之上豈危於此陛下不以此時軫薄冰朽索之念勵精更始思所以救之之術忍令宗廟有累卵之危萬姓悼心而失圖臣實懼焉去歲十二月丁巳夜中星隕如雨昨者清明降霜三月苦熱寒暑氣候錯繆顛倒沴莫大焉豈下凌上替怨讟之氣熖以取之耶不然天意之丁寧譴誠以此儆陛下宜反躬罪已旁求賢良者而師友之黜棄

貪佞不肖而竊位者下哀痛之詔去天下所疾苦廢無用之官罷不急之費禁止暴兵節用愛人罔使官官亂國政佞言敗厥度兢兢乾乾以徼福於上下必能使天誠感而神心應反妖災以爲和氣彼太戊桑穀宋景熒惑焉足爲陛下道哉臣一昨陳奏請減江淮山南等諸道兵馬以贍國用陛下初不以臣言爲愚妄許即施行然及今竟未有沛然之詔臣竊遲之令天下唯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等兵足當之矣自此而往東洎海南至番禺西盡巴蜀萬里無鼠竊之盜已積歲矣而兵不爲之解傾

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而為無端之費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用備不虞自可於阨要之地少置屯禦餘悉休之以其糧儲扉屨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減國賦之半陛下豈遲疑於改作逡巡於舊貫使大議有所壅而率土之患日甚一日是益其弊而厚其疾也臣竊惑焉夫療癰者必決之使潰今兵之為患猶癰也不以漸戢之其害滋大大而圖之必力倍而功寡豈周易不俟終日之義與伏惟圖其始而要其終天下幸甚臣無任懇款之至

為李給事讓起復尚書左丞兼御史大夫第二表

草土臣某言臣昨以哀瘵愚懇昧死上陳冀回日月之光曲念螻蟻之志伏奉丁酉詔未蒙矜允捧讀聖旨五情殞裂臣某中謝伏以適四方宣王命之任必擇職位素貴聞望炳著學能專對才有餘力者以充其選臣以宗室末屬妄荷寵命惟才與智俱不如人況今衰羸殘喘加以病苦支離沈瘵歷夏及秋終日不過一食不杖不能自起自料若力疾祇命適數千里雖欲自強必中道委頓璽書詔旨廢失是憂臣伏見廣德二年七月赦書罷天下起復之官

許終喪禮此陛下孝德過於兩漢然渙汗之發率土霑霈豈獨令臣隔在赦外又尚書右丞會府之樞轄御史大夫天下之繩墨宣慰巡檢朝廷之大寄令臣受此三職而以起復爲名因臣過舉破陛下法令使百寮師師何以取則臣夙遭不造備生人之艱官始一命先臣棄背慈母鞠育至於成立遭罹二京覆沒弱弟以宗室見害臣惸然茹痛獨侍板輿備嘗險阻莫及榮養纔擢拔垣慈顏違代罔極之痛終天莫追今靈筵未虛墳土尚濕遽令臣荷金印之寵處黃華之榮使繐帷廓然奠祭無主此恒情之所不忍

也陛下其忍之乎伏乞以聖慈曲臨皇明下照矜臣涯瘵察臣不逮更擇時彥授之使職許臣得以羸骸終其喪紀實天地之施鍾於臣身倘殘魂未滅朽質可委誓當摩頂至踵以答聖造臣無任哀瘵懇迫之至

第三表

草土臣某言臣再以微誠伏闕請命綸言累降天聽未回仰戴聖情俯循哀感悲懼交迫悼心失圖臣某中謝臣才能不及中人且未嘗有毫髮勳效陛下不以臣不肖特降殊私授以驅馳之任賜以親賢之目臣且匍匐奉詔戮力

將命寧敢矯禮爲名以讓自飾顧臣羸瘵奄奄行步支離力有所不任用有所不逮風憲重任也宣撫大典也誠恐以疾墜王命曠使職負陛下所舉以重臣之罪方今濟濟多士盈於朝列陛下舍而不用而拔臣於苫廬之中必以臣智識爲小有可採臣之他日猶不如人況今尪薾餘息方寸紊矣焉能爲陛下振揚休命覽觀風俗竊自惟忖知不勝任是以拳然寸丹猶冀識察陛下仁聖孝德錫類海內豈令善貸不霑臣身敢希殊造俯遂微懇則死之日生之年也臣無任哀懼之至

第四表

臣某言一昨臣以衰瘵叨奉恩私封章三上不蒙矜允猥以羸薾之質謬(?)銜出疆之命賴陛下威靈免貽咎責復得待罪朝闕許守几筵仰荷天慈俯憖(?)靈祐臣某中謝頃陛下不以臣駑蹇特加寵遇者豈非知臣屬籍(?)忝宗盟曾奉使河朔謂能闡揚天旨懷柔遠方而尚書省材賢如林庶政必舉陛下垂拱羣臣守職固不假臣以區區之力重尸省闥明矣今將命既復本職未解敢恃皇眷輒復陳乞臣煢然在疚獨無兄弟荼毒日淺創鉅痛甚且又疹病四體

支離重寄榮遇人之所欲力有不任名敢虛受此臣所由拳拳不已有望於陛下也臣伏以三年之喪未足申罔極之恩先王制禮以節人情臣在喪未逾一年奉使已歷三月若又假國家名器食陛下祿俸是臣亡母於臣有終身之愛而臣於亡母無數月之報先聖以孝感爲號陛下以孝德格天錫類之恩宜及海内今寵命一降使臣有不孝之目子而不孝如臣不忠不孝不忠人所當棄是又豈足爲陛下操持綱轄彌綸憲章臣之頑固猶知不可況天下僉論朝廷公議乎伏願許臣免冠遂臣私志俾終喪紀尚

有餘息誓當摩頂粉骨以答殊恩臣無任

第五表

臣某言臣去年十一月某日又詣銀臺門下上表陳情至今積旬未奉恩旨屛營無地哀惶疚心臣某中謝臣蕞爾朽質叨奉明恩違天固辭豈不知罪實由恃陛下蒸蒸之德故敢守臣子區區之意伏以忠孝之道禮生於情資親事君愛敬同等臣生處聖代齒力未衰致身日長效節途遠獨慈親違棄永往莫追先王制禮居喪之紀有限昊天不弔欲報之德罔極而今茹痛緘哀冒寵干責雖欲僶俛

從事使臣何以爲心蓋三年之喪金革無避自魯公伯禽晉襄公始也實以徐戎秦師之役有爲爲之非是則否故孔子對子夏問曰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不知也今朝無徐泰之難臣非金革之任竊陛下名器是從利於喪也食稻衣錦之責捨臣誰歸凡曲全萬物使不失性天地之仁也鞠育煦嫗知寒熱疾痛父母之慈也兼而有之明君之惠也臣是以又持悃款昧死上言竊希天父之恩不奪臣子之志泣血待命惟陛下省察臣無任

第六表

臣頓頓首昧死詣闕累陳情狀肝膽悉以披露懇誠冀蒙
識察於今浹辰德音不下實由臣詞淺意陋無以動天哀
惶失圖跼蹐無地臣某中謝臣[illegible]親忝葭莩才實駑鈍位
忽過望恩亦加等宜竭精力仰副造化豈敢飾讓自言企
禮顧望當聞上有至仁之君下無失性之人陛下以蒸蒸
聖德格於上下故哀哀孝思敢辭榮祿陛下豈忍抑其微
誠假令臣損情變禮陳力就列亦猶雙鳧乘雁何補江海
況敢貪不次之寵遺罔極之報因喪從利以哀爲榮此臣
所以屢瀆天威望回宸聽懇至之願形於累表拳然待命

惟聖慈察之臣無任

第七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批勅矜臣荒謬之情許以殘喘終喪使奉几筵獲展哀報陛下誕敷五教惇敘九族以臣屬忝枝葉哀纏蓼莪恤以皇慈使及於禮天地之意曲全人欲日月迴照下及苫廬伏讀詔書感懼交集仰戴聖造若蚉負山屏營瞻奉惶懼隕越臣無任哀戴之至

為譙郡唐太守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五日制書大赦天下喜氣動天榮光被

物百神踊躍衆庶悅豫臣某誠懽誠喜頓首頓首臣聞大道所寶莫先於慈聖人之德無以加孝陛下執大象以御物不得已而用兵假一戎之威爲萬物戡難再造區宇以康黎元慈之至也纂服配天不失舊物然後增鴻名以嚴父正榮號以恭己元元本本尊尊親親孝之大也猶慮物有不遂其性政有不阜於俗宏肆眚之恩與天下更始滌瑕蕩穢燭幽及微風行物表鏡照海內雷作而萬戶蟄振網開而三面鳥飛陽春無私品物何幸臣位忝郡守預沐渥恩績考勳徵徒沾潤澤臣無任抃躍之至謹奉表陳賀

以聞